

春申潮

上海闵行本土文化研究

沃野·城郊·都市——本土城市化历史进程要览
本土文脉概述

古镇钩沉

陈行史话 召稼楼记忆 七宝杂志 莘庄历史谜题

北桥古迹 马桥名胜 走进紫隄

邦贤纪事

黄道婆传说辨析 尚义高风蒋性中『四铁御史』冯恩

『书痴』朱大韶 董传策传奇 董宣阳与紫藤棚

叶宗行治水 and 执法 明代杜行杜氏成望族

鲁汇湾周与周氏家族 王圻父子与《三才图会》

诸翟侯氏一门忠烈 朱永佑舟山殉难

陶南望与《草韵汇编》

钮永建与俞塘民众教育馆

李英石与沪闵路 凌琪瑞义葬抗战勇士

『江苏怪人』张翼 乡土教育开拓者李右之

泥塑神手张充仁



张乃清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闵行本土文化研究

上海闵行本土文化研究

沃野·城郊·都市——本土城市化历史进程要览

本土文脉概述

古镇钩沉

陈行史话 召稼楼记忆 七宝杂志 莘庄历史谜题

北桥古迹 马桥名胜 走进紫隄

邦贤纪事

黄道婆传说辨析 尚义高风蒋性中

『四铁御史』冯恩

『书痴』朱大韶 董传策传奇

董宜阳与紫藤棚

叶宗行治水 and 执法 明代杜行杜氏成望族

鲁汇湾周与周氏家族 王圻父子与《三才图会》

诸翟侯氏一门忠烈 朱永佑舟山殉难

陶南望与《草韵汇编》

钮永建与俞塘民众教育馆

李英石与沪闵路 凌琪瑞义葬抗战勇士

『江苏怪人』张翼 乡土教育开拓者李右之



张乃清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春申潮/张乃清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ISBN 978-7-208-08918-1

I. 春… II. 张… III. 文化史-闵行区 IV. K295.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86328 号

责任编辑 贺旭东

封面装帧 杨德鸿

春 申 潮

张乃清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天马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1 插页 4 字数 340,000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08918-1/K · 1609

定价 25.00 元



春申潮

目 录

沃野·城郊·都市——本土城市化历史进程要览001

本土文脉概述008

古镇钩沉

陈行史话023

召稼楼记忆081

七宝杂志090

莘庄历史谜题126

北桥古迹135

马桥名胜138

走进紫隄148

邦贤纪事

黄道婆传说辨析175

尚义高风蒋性中177

“四铁御史”冯恩179

“书痴”朱大韶181

董传策传奇	182
董宜阳与紫藤棚	185
叶宗行治水和执法	186
明代杜行杜氏成望族	189
鲁汇湾周与周氏家族	191
王圻父子与《三才图会》	193
诸翟侯氏一门忠烈	195
朱永佑舟山殉难	201
陶南望与《草韵汇编》	203
钮永建与俞塘民众教育馆	204
李英石与沪闵路	206
凌琪瑞义葬抗战勇士	208
“江苏怪人”张翼	209
乡土教育开拓者李右之	215
泥塑神手张充仁	217

民艺瑰宝

七宝皮影艺术	239
马桥手狮灯舞	250
陈行谚语及其文化空间	257
莘庄钩针编结 100 年	264
颀桥剪纸走进千家万户	271
苏家桥宣卷	274

华漕小锣鼓	276
鲁汇国乐会	278
民间歌手三毛哥	280
本土传统舞蹈综述	281

地方风情

上海立县及县治九迁	293
一百年前,这里.....	295
本地桥文化	297
从脚划船到高速公路	304
茶馆杂记	305
古今梅园	308
逢熟吃熟	311
土特产寻踪	315
老闵行旧闻	322

故土情深

热爱莘庄的理由	329
新闵行礼赞	331
华漕 2007——献给华漕人民及重大工程建设者	332

附录

本土历代进士情况表	335
历史文献中的本土民间文化描述	338

后记	343
----------	-----

沃野·城郊·都市

——本土城市化历史进程要览

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建设繁荣而宜居的城市，是世人的千年梦想。近30年，城市化建设突飞猛进，不少地方似乎是“一夜之间”就发生了巨变，然而社会的真正转型却十分滞后，引发了种种“阵痛”。其实，将乡村世界建设成为城市形态的历史进程，尤其是世人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往往是漫长而艰辛的。

在今日闵行区这块土地上，近1000年间的社会形态持续地发生着变化，其主题词可简化为“沃野·城郊·都市”。解读这千年变化过程，对于真正理解“城市”和“城市化”，对于建设和管理好城市，对于保护文化遗产，对于创建和谐社会，都会有所启迪的。为此，我们不妨把目光投向这里，投向历史……

南 吴 壮 县

冈身沃野，漕粮基地

今闵行区境内，地处纵贯南北的古冈身地带，距今3200至3900年前形成了“马桥文化”。

水乡地貌，河港交叉，来往不便，僻静安祥。人们为谋生或为避难，来到这里建起了一个个渔村稻乡。千里平野沃畴，宜稻宜菽，因此成为产粮区。当时，人少地多，只要能吃苦垦荒、节俭屯田，正常年份必有收成。

春秋战国时代，尽管北有吴王、南有越主，互相争霸，使这里时而归吴、时而属越，但乡民们热衷的仍是屯田、收成和繁衍子孙。农耕文明世代延续，田园风光，自给自足。

世人需要沟通和交流，吴越文化在此交汇，促进社会发展。人口日渐增多，农业相对发达，至隋唐时代，这里已成为江淮漕粮的主要供给基地，史称“南吴壮县”。

当时，这里江河水系不畅，时有风潮推海水倒灌，或遇暴雨挟湖塘泛滥，水患频发，某些年份竟颗粒无收。人与自然世代争斗，结果却总是“靠天吃饭”。对此，人们无奈而归于命运，唯求神灵保佑，因而寺庙的香火越烧越旺。

广建寺庙，人气汇聚

唐龙纪元年(889)始建北桥华严院(宋治平元年赐为明心院，明洪武二十四年赐为明心教寺)。宋代初，陆宝院迁至蒲溪河畔，赐额七宝教寺，七宝镇初显规模。南宋时，浦东建起长寿寺使题桥兴市，莘庄先有施水庵，遂成集镇，虹桥安国寺人称江南名刹。元代初，诸翟的玄寿观、永福禅院和马桥吴会的南净土讲寺、仁济道院以及闵行渡的度门寺等名重四乡。

寺庙香火日盛，人气汇聚，商贸活跃，引来不少名士、望族入住其间，并时有改姓埋名的避难者、看破红尘的归隐者扎根乡野。尤其是宋室南渡时，北方人口随朝廷南下大迁徙，一大批官吏、财主到此落户，使这里的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从而，一批新的市镇和大型村宅随之形成，僻乡不再宁静。

立县建城，上海出世

人口骤增，迫使松江府于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闰六月，划出华亭县东北长人乡(今浦东地区)、高昌乡(今浦西地区)、北亭乡(蟠龙江一带)、新江乡(今青浦东部)、海隅乡(今青浦西部)等五乡二十六保，正式设立上海县。县衙门设在原上海镇守衙内，即宋代榷场旧址(今南市小东门十六铺黄浦江畔)。县治之地日趋繁华，由集镇逐步拓展为城市。

当时的上海县面积约2 000平方公里，这里则是其腹地，而且后来历700年基本不变，因此人称这里是“大上海”的母体。

此后，历朝官府为辖区的治理十分头疼，区划因此一再多变。而乡村百姓仍以田地為性命，牢守寸田尺土，动必相争。各自的利益驱动着

社会的变革,也孕育着矛盾的爆发。

豪杰起反,改朝换代

元代末,江南爆发农民起义,天下大乱。

至正十六年(1356),张士诚率农民起义军攻占平江(今苏州),自称周王。世居华漕王湖桥的豪杰钱鹤皋闻风而动,散尽家财招募人马,却又深恐自身力薄,被朱元璋的起义军吞没,便与张士诚一起投靠朝廷。3年后,志在夺取朝廷的朱元璋率明军东进,钱鹤皋忙返乡竖旗举事,与其抢占地盘。朱元璋引兵数万,水陆并进,前来决战。结果,钱鹤皋兵败被俘遭斩首。相传,临刑时其白血喷注,令朱元璋大惊失色,怕他变为厉鬼作祟,遂发令各地设坛祭祀。

朱元璋还立家住浦东题桥的前朝旧臣秦裕伯为上海县城隍,并形成三巡会制度。尔后,此俗明清历朝不变,以求一方平安。

城镇群起

衣被天下,江南称雄

相传,黄道婆于元元贞年间(1295~1296)自海南崖州返回上海县乌泥泾(今华泾村)后,见家乡虽广植棉花,但纺织技术落后,便潜心革新工具,改良棉种,并广传技艺,为黄浦江两岸农民兄弟开创了发展地方经济的新途径。

入明以后,社会又趋于稳定,黄道婆的棉纺织技艺不胫而走,这里农家男耕女织,布商走村串户,多数人口从事着植棉和土布生产及销售,乡村耕种面积由“稻七棉三”渐改为“棉七稻三”。本地三锭纺车等生产工具先进,棉布、棉纱染色业也以靛蓝而独树一帜。至明代中叶,七宝、诸翟、陈行等镇成为家庭手工棉纺织品的主要集散地,所产布匹行销海内外。

尽管本地田赋沉重为全国之最,但地方经济因“衣被天下”而称雄江南地区。

江浦合流,格局成形

当时,因黄浦江下游壅塞,吴淞江之水难以冲泻入海,风潮暴雨依然是本地致命的隐患,民怨四起。明永乐元年(1403),朝廷终于采纳本地诸生叶宗行等人士建言,动工开通南北走向的范家浜,使自西向东入

海的“大黄浦”改道,连接吴淞江。“江浦合流”的重大水利工程,有效地改善了这里农业生产和江海运输条件,推进了这里社会人文的加速发展。

从此,如今属闵行区的这一地域以黄浦江为轴线,分成东西两大块,黄浦江沿岸获区位优势,人气聚集,为日后的上海城市化建设奠定了基本格局。

然而,自嘉靖三十二年(1553)夏天起,倭患在此横行,疯狂的烧杀抢掠延续了6年。这里的市镇四处遭受劫难,尤其是人气正旺的乌泥泾、吴会等重镇和一些古寺庙竟然就此消亡。

重镇崛起,规模空前

大难没有吓倒这里的人们,重光之后激发起新的奋进。

查阅史书可以发现,明万历年间(1573~1619)似乎具有划时代意义。就在这48年间,这里的城镇建设同时成群崛起,尤其是七宝、诸翟、北桥、闵行、陈行等市镇借地理优势,成商贸中心,镇区规模迅速扩大,问鼎一方。

明末清初,社会一度动荡。而后清康熙至乾隆年间(1662~1795),社会经济持续发展,时达100余年。这里作为全国棉纺织手工业的中心地带,更显现盛世气象,城镇、村宅建设规模空前,仅以当时修纂的《上海县志》就可见文化成果也极为丰硕。

可惜,在1860年至1862年间,七宝、华漕、虹桥地区多次发生太平军与清兵及洋枪队的恶战,七宝教寺等众多胜迹被毁,古镇元气大伤。

西风渐进,城乡交融

当年,徐家汇是上海县的一个重镇,其西南诸乡深受杰出科学家徐光启(1562~1633)传播新知识新理念的影响。清康熙年间,徐家汇天主堂即在七宝塘湾里设活动点,神甫的足迹逐渐深入各地乡村。

上海开埠以后,面对渐来的西风,中心城区迅速“洋化”。乡村居民依然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农家机杼声不断,而城镇地区悄然发生着变化,以致产生“乡下人”、“城里人”、“上海人”的称呼之别。

清末民初,自治维新思潮兴起,上海滩风云会际,也激活了这里的文坛和学界。陈行、马桥和老闵行地区建起天主堂和耶稣堂,率先创办新式学堂,一度实行地方自治,因成效显著而享誉沪上。随着封建帝制的崩溃,人们的生活方式开始大幅度转型。

1909年8月,沪杭铁路开通,在莘庄镇南设立车站。1921年,境内辟建虹桥飞机场。1922年12月,沪闵路全线通车。1923年,浦海银行在闵行镇创办。辛亥革命胜利后的10多年间,这里不再局限于农业、手工业生产,社会经济大步向新时代迈进。

在这过程中,这里既没有被彻底洋化,也没有固守不变,而形成了城乡交融的市郊型文化。老镇街面建筑和代表性民居风格,中西结合,恰到好处。七宝皮影戏因走进城市而更显文气,别具一格。面对洋布倾销而土布衰落,本地手工钩针编结、刺绣等传统技艺,适应西方市场需求,使产品出口远销,成为遍及城乡的家庭副业和极为重要的地方产业。

市郊腹地

市县分治,遭受折腾

1928年7月1日,国民党南京国民政府组建上海特别市市政府后,实行市、县分治,上海县属江苏省,县境减缩到仅存三林、陈行、曹行、塘湾、北桥、颛桥、马桥七个乡和闵行镇。1933年1月上海县治离开上海中心城区,迁到了北桥镇。1935年,上海县由一等县被列为三等县。而其他地区有的划归松江县,有的归属市区,还多变不定。

1937年夏,“八一三”的战火笼罩上海滩,侵华日军的铁蹄很快就打破了市郊的安宁。11月11日,上海县沦陷。1942年,日军与汪精卫汉奸政府为消灭抗日武装,将沪杭铁路以北、吴淞江以南、莘庄横沥港以西划为“清乡”范围,沿横沥港修建连绵不断的竹篱,对粮食等农产品及工业品实行统制。这里的一切,被埋入有史以来最黑暗的岁月。

而抗战胜利后,又遇内战烽火。

这里,前后被折腾了20多年,社会经济只退不进。

近郊腹地,凸显魅力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本地区的区划仍一再发生变化,直至1958年暂且稳定。因上海市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城市扩大的需要,上海县从江苏省划入上海市,上海市西郊区的大部分地区也并入。当时上海县的县域面积扩大到463平方公里,人口增至43.2万人。而从1984年起,又因中心城区逐步扩展,上海县的区域相应缩小。同时,这

里作为上海市区的主要延伸地,有大批市属工厂、宾馆在境内建设。

这里地处近郊,既受市区辐射,又为市区服务,是上海市重要的农副产品生产基地,人称城市“菜篮子”。即使遭遇自然灾害或社会动荡,依然“种菜想着吃菜人,为城市服务当尖兵”。就连“文化大革命”期间,这里的经济建设也仍然持续发展,粮棉油菜丰收,社队工业兴旺。1991年首次获“全国百强县”,区域面积不大的上海县竟名列第16位。

这里还成为都市的拓展区。自1956年起,上海市在老闵行、吴泾地区建立工业区,渐发展为上海新工业基地。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我国第一台万吨水压机在此诞生,顽强地高奏加快经济建设的凯歌。

这里的群众文化生活呈多元化,时尚的都市文化与传统的乡村文化交融,家庭文化与社会文化互长,人才荟萃,创作繁荣,呈现出逐渐鲜明的“亚城市”文化特色,因而长期在上海郊区中独领风骚。

都市新城

区县撤并,雄风大振

1992年9月26日,国务院决定撤销上海县和闵行区,建立新的闵行区,以原上海县和闵行区的行政区域为新闵行区的行政区域。区人民政府设在莘庄镇。

“撤二建一”适遇盛世,“新闵行”趁改革开放东风而崛起,挟市场经济浪涛而腾飞。换观念,壮胆魄,拓大道,辟园区,聚外资,纳俊才。仅在六七年间,城市基础建设投资百亿,房地产业突飞猛进,只见沃野起广厦,推进城乡一体化。区内“一线四点”为中轴景观大道,交通网络呈“半小时经济圈”。尤其是1997年7月,地铁一号线通到莘庄,使这里迅速成为上海中心城区的拓展地区。

新的世纪,新的飞跃

跨入21世纪,闵行区围绕增强综合经济实力的核心,持续发展。全区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城市建设与管理都取得显著成就,并实施建设国际大都市新城区的新飞跃。

农村逐步集镇化、城市化,全区城市化地区所占比例已经过半,并基本形成都市型农业布局。众多农民因征地动迁或自购房产,几乎是

“一夜之间”成了城镇居民。至 2008 年末,全区户籍人口 91.50 万人,其中非农业人口达到 81.75 万人。

闵行区 1992 年时常住人口总数为 51.28 万,而 2007 年底外来流动人口登记总量就达 70 多万人次。人口密度骤升,总量增速过快,流动人口比重过大,给城市发展和管理带来了不小的压力,对城市可承载能力构成严峻的挑战。

科学发展,又好又快

2007 年起,中共闵行区委、区人民政府制定并实施“民生指标体系”,社会保障措施日趋健全,城乡居民收入持续提高。2008 年,闵行区国民经济继续保持了平稳较快发展的良好势头,全区地区生产总值 1 120.40 亿元,全年实现财政总收入 319.30 亿元。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 0.2%、69.3%和 30.5%。

目前,闵行区已荣获联合国迪拜改善居住环境良好范例奖,已创建成国家生态区、国家卫生城区、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区、国家环保模范城区。城市建设细化和完善了“1223”城乡规划体系,编制完成《闵行新城总体规划》,正以建设现代化新城区为主线,大力推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和科技进步,全面塑造和提升城市功能,大力发展各项社会事业,打造“航天闵行”,实现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地发展,到 2010 年,形成现代化新城区的基本框架和功能。到 2020 年,基本建成具有新型辅城功能的现代化新城区,基本实现现代化。

正在大力推进的虹桥综合交通枢纽工程,集远距离航空、京沪高速铁路、长三角城际列车、高速大巴、城市轨道交通以及地面公共交通等为一体,为新闵行的明天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我们的城市,历经千年积淀、百年梦想、数十年奋战,终于让人民生活越来越美好。

本土文脉概述

今日闵行区,地处长江三角洲东南前沿,在上海市腹部,中心城区西南部。东与徐汇区、浦东新区相接;南与奉贤区隔江相望;西接壤于松江区、青浦区;北部与长宁区、嘉定区相邻;分别与虹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漕河泾高新技术开发区相连;闵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虹桥国际机场坐落区内。区域总面积 371.68 平方公里,占上海市总面积的 5.86%。吴淞江流经北境,黄浦江纵贯南北。

源远流长

闵行地区具有悠久的文明史。马桥古文化遗址出土的文物表明,距今 5 200 年以前,已有先民在这块土地上定居,繁衍生息,属父系氏族公社。已发掘的遗址可显 15 万平方米的村落规模,又地处纵贯南北的冈身地带(当年海岸线),形成考古学上著名的“马桥文化”(距今 3 200 至 3 900 年前)。在同时期(良渚文化晚期),其他地区出现许多耗工费时的玉器、象牙器和带细刻图案的陶器,而这里均未发现,只有粗陋的陶器杂件。器皿上刻制的云雷纹图案,成为富有特色的文化形态,而作为原始文字的形器结构和表意方式,却比上距千年的良渚文字更为简单。这种奇特的返祖现象,考古界认为除社会发展因素外,很可能是因新石器晚期气候变暖,致使大规模海浸,先民不得不远走他处。众多聚落的突然荒废,中断了与良渚文化之间的渊源联系,从而产生了“马桥文化”。

春秋战国时期,这里地属吴越,与周边地区同以稻作文化和水乡地貌形成人文特征,成为吴、越文化交汇地。明代以前“土风似吴十之三,似浙十之七”。宋室南渡以后,人口大迁徙,这里的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南北方文化大交汇,“七分吴,三分越”。先是南来的越调,后是北来的吴腔,随迁徙的人群融为一体,使东南沿海特有的民风民俗逐渐形成发展,世代延续。

这里,曾有秦皇驰道过境,因此南北通达,引来吴王孙权及陆逊的子子孙策马游猎,到处留下“吴王猎场”。晋代大将袁崧在今马桥地区筑耶城,设军事要塞,又四处散见犒军酒瓶等遗存。西晋时,文学家陆机、陆云放鹤的足迹所至,在今七宝、北桥、陈行、杜行等地留下了鸣鹤桥、鹤坡里、鹤坡庙等胜迹。当时,海岸东移不远,依然是“华亭鹤”出没之地,人们视鹤为“凤”而加以崇拜,于是众多地方因鹤得名。

唐宋时代,境内广建寺院,人气汇聚,引来不少名士望族入住,对当地的人文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随着宋室南迁,这里人口大量增加,经济发展加快。因水上交通日益兴旺,东北方的上海镇得势而迅速扩充规模。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松江府设立上海县,这里成其腹地。元代末,黄道婆革新棉纺织技术,人们男耕女织,地区经济以“衣被天下”称雄,人文风俗也随之变化。

明代,这里名士风光,百艺俱兴。邑人顾彧刻苦编纂首部《上海县志》。藏书家王圻寓居诸翟,所建梅花源人称胜景,其著作等身,尤以大型类书《三才图会》(与其子王昌义合编)为传世名著。嘉靖进士朱大韶,在莘庄筑精舍蓄藏宋版文集而闻名。杜行的谈伦罢官归里建朋寿园,为名士诗会之地,状元钱福为其作挽歌刻于朋寿石上;其长子谈田尚气节,能文章,所著《朋寿百咏》流传四方。其后裔谈仲和仿宫廷诗笺创制出“谈笺”,成沪上著名文房特产。七宝的金铉、金钝父子诗、书、画三绝,名留中国绘画史;而吕克孝虽官运不畅,但其诗文广传天下。马桥的董宜阳善书法篆刻,诗品典雅,勤于收辑乡邦文献,并手植紫藤留存至今。更有吴会董氏传人董其昌,成为南宗书画巨擘。当时,人们崇尚“学而优则仕”,境内科举兴盛,文人辈出。吴会董氏、金氏等望族子弟有14人中进士;诸翟侯氏世家发愤图强,连续三代出进士,更有岷曾、岷曾、岐曾少年时同取秀才,后又共赴国难,史称“江南三凤”、“一门忠烈”。

可惜在明嘉靖年间,倭患兴起,延续6年,这里四处遭难,乌泥泾、吴会等重镇被洗劫一空,就此消亡。至万历年间(1573~1620),这里经济又获发展,市镇建设群起,文化随之重生。甚至有十几户穆斯林人家迁到七宝镇落户。明末清初,社会再次动荡,至清乾隆年间随经济发展,文化教育又显兴盛。历朝《上海县志》、康熙《紫隄村志》、道光《蒲溪小志》等,记载了大量的地方史实及风情诗文。

入明以后,及清康熙、乾隆年间,上海作为全国棉纺织手工业的中心,经济繁兴,盛世气象。节事活动的活跃,与寺庙的香火一起滋生了庙会。它在祭祀活动的同时,促成集市交易,而形形色色的民间文化、艺术表演也应运而生,或自娱或娱人,宣泄人们的喜怒哀乐,观者如潮,盛况空前。随着岁月的脚步,宗教思想、经济理念、民俗文化借这些载体一起将社会推进,使七宝、诸翟、北桥、闵行、陈行等地人口集聚,规模迅速扩大而成为重镇。

明清时代,这里的大小寺庙有增无减,宗族祠堂随处可见。尤其是清康熙年间,为迎接皇帝南巡,本地寺庙大多整修一新,七宝教寺、北桥明心寺等香火极旺,进入鼎盛时期。康熙年间,徐家汇天主堂在七宝塘湾里设活动点,神甫的足迹深入乡村,至同治年初,七宝镇上建起可容千人的圣母升天堂,还在莘庄建了规模更大的南张天主堂。汇聚七宝的穆斯林也在嘉庆年间兴建清真寺。晚清时期,陈行、闵行、马桥地区也先后建起天主堂和耶稣堂。期间,可称中国第一位引进西方科技的杰出科学家徐光启(1562~1633)传播新知识新理念,对社会进步和移风易俗产生了重大影响。

清代,老闵行的李林松主纂嘉庆《上海县志》,专治《易》,筑易园,名重沪上。陈行的秦荣光博学能文,所撰《上海县竹枝词》为史志家所重,创设三林书院,热心教育,人称大师;其前辈胡式钰游览万里却怀才不遇,隐居臞园,著《窠存》四卷而名传至今。诸翟的汪宜耀博学多才,著作甚丰,享誉文坛;侯艮暘的书法出众,尤以草书笔法画驴,独创新意。闵行洞真道院主持风来仪篆、隶书体出众,又善画蔬菜,在画坛独树一帜。七宝的毛耕渔首建皮影戏班,风靡城乡。马桥的顾言创办吴会书院,培育一代新人。据方志和《海上墨林》等史书记载,当时闵行、陈行、诸翟、颛桥等镇的书画高手迭出,流派纷呈,仅诸翟地区就有侯孔鹤的《白村堂帖》和陶南望的《草韵汇编》(编入《四库全书》)等成为上海著名

的书法著作；乡间文坛众多，诗风蔚然，汇编传世的诗集文选难以计数。

清末民初，自治维新思潮兴起，激活了这里的文坛和学界，世风也随之大变。陈行地区率先创办新式学堂，引领社会新风，惊动全上海。陈行的秦锡田、胡祖德，马桥的顾言、钮永建，七宝的杨光霖等传播近代教育思想，成为沪上闻人，相继步入自治新政的舞台。秦锡田弃政后潜心编修地方志，成为上海史志界巨子。胡祖德则热衷造桥和偏爱民俗，自称“问俗闲翁”，晚年汇编出《沪谚》《沪谚外编》等文集，堪称近代上海俗文化传播的先驱者。期间，倪清泉、徐大章创建浦东第一个丝竹班——鲁汇国乐社，李右之纂修民国《上海县志》。

民国十七年(1928)，在闵行镇上开设上海县公共图书馆和上海县民众教育馆。随后，梅陇、马桥、陈行、颛桥等镇也开设图书馆，一般由私人出资或附设在农教馆内。钮永建卸去江苏省主席之职后，在故乡创办省立俞塘民众教育馆，推动了各地的平民教育。颛桥的张翼努力实践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办夜校，建文学社团，演文明戏，放映无声电影，他主编的《明心报》成了境内最重要的地方传媒。抗日战争时期，颛桥爱国志士编写《民族之花》，推出5万多字的抗日诗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中共地下组织在杜行、七宝、莘庄等地建立“大众读书会”、“交换阅读社”和“小清班(丝竹)”等，还秘密编印《莘溪》《怒涛》等刊物，广泛开展抗战宣传。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地下组织在各地开展了更为活跃的革命文艺宣传活动。

上海解放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重视下，地方文化事业开始谱写崭新的篇章。新华书店、县图书馆、县文化馆、县电影放映队等公共文化机构相继建立，市内的专业剧团陆续下放，群众演出团队竞相建立。农村实行合作化后，纷纷建立俱乐部、图书室，后发展为文化站。七宝皮影戏班发展为上海市民间皮影剧团。1956年5月，县有线广播站开始播音；是年，境内有业余剧团78个，农村俱乐部266个。次年，闵行工人俱乐部建成开放；黄道婆墓等历史文物得到重点保护；苏联等外国文艺团体前来访问演出。1964年起，群众文艺创作蓬勃开展，既有表演唱《种菜想着吃菜人》等佳作被拍成电影纪录片，更有数不尽的故事员活跃在村口田头。农民山歌手余建光(笔名三毛哥)山歌作品数千首，赴北京出席全国盛会。多彩的群众性文化活动，既配合了各时期的中心工作，又丰富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文化大革命”中，出现了印行